



宋槧太平御覽



11/3  
403  
117





13  
403  
117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

藝王藝部未二人

彈碁 儒碁 擊壤

喜卸角抵 彈碁 擊壤 擊壤

射數 彈碁 擊壤 擊壤

擲磚 彈碁 擊壤 擊壤

彈碁 擊壤 擊壤 擊壤

東觀漢記 安帝詔曰 樂成王居諒闇

為戲 不肯謁陵 彼其王 居諒闇

沉約宋書曰 晉平刺王休祐 文帝第十三子也

左右范景達 善彈碁 上召之 休祐留不遣

上怒詰責之 趙書曰 冉閔收石遵 遵方與女子彈碁 兵至殺之

趙書曰 冉閔收石遵 遵方與女子彈碁 兵至殺之

趙書曰 冉閔收石遵 遵方與女子彈碁 兵至殺之

趙書曰 冉閔收石遵 遵方與女子彈碁 兵至殺之



八幡田中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山田一人  
悼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

新念圖書



梁冀別傳曰冀好彈碁抱朴子曰暑夏之其露首袒體唯在榜蒲彈碁不離綺繡

世說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如乃瀨吳人以冷為瀨也音楚敬切劉既出人間見王公何如

劉曰未見他異唯作吳語耳王丞相導也

又曰彈碁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伎特妙川手中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拂碁妙逾於帝○魏文帝典論曰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功乃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藝經曰彈碁二人對局黑白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

彈碁經序曰彈碁者仙家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蓋銜其便平捷跳躍帝好而為之羣臣不能諫侍臣東方朔因以此藝進之帝就捨蹴鞠而上彈碁焉習之者多在宮禁中故時人莫得而傳至王莽末赤眉凌亂西京傾覆此藝因宮人所傳故散落人間及章帝御宇好諸伎藝此戲乃盛於當時

彈碁經後序曰自後漢冲質已後此藝中絕至獻帝建安中曹公執政禁闌幽密至於博奕之具皆不得妄置宮中宮人因以金釵玉梳戲於粧奩之上即取類於彈碁也及魏文帝受禪宮人所為更習彈碁焉當時朝臣名士無不爭能故帝與吳季重吳質字季量書曰彈碁閒設者也

又曰彈碁者雅戲也非同乎五白梟檺梟檺並檺蒲彩之數不游乎紛競詆欺之閒淡薄自如故趨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



蓋道家所為欲習其偃亞導引之法擊博騰擲之妙自暢耳

又曰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有吉達高鉞崔同揚愿之徒悉為名手後有竇深崔長孺甄顒獨孤遼亦為亞焉至于長慶之末好事之家猶見有局尚多解者

後漢蔡邕彈碁賦曰夫張局陳碁收法武備因嬉戲以肄業託權宴以講事設玆文石其夷如砥采若錦纈平若停水肌理光澤滑不可履乘色行可據險用智

魏文帝彈碁賦曰局則淵山妙璞滑如柔荑碁則玄木北幹桑樹西枝象籌列植下據雙螭

王粲彈碁賦曰文石為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理緻肌平晉傅玄彈碁賦序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為蹴鞠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乃因其體而作彈碁以解之

### 儒碁

後魏書曰侍中游肇性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焉肇述儒碁曰儒碁者蓋博奕之流所以遊思於文亦猶投壺之習武也故聖人因物設教有實有權禮稱宜有張有弛孔子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若夫井公之對周穆叔卿之接許由此或示存恐非有待然則君子之處世也豈遂耽於所適徒費時日者哉至於几杖盤盥猶裁銘戒矧乃諧神之器而不加勸也但古之為玩者莫不競進其功塞殺由樂殊途異勢並傳於時未有以謙退為勝通生為樂者故因暇隙聊復措意此即儒碁之一名蓋遊義之所統本諸謙淨銓名撰德略依儒行起捨遵道軌法中庸時然後玩人不厭其遊讓而後勝人逾愜其負矜勇所以知殘冲遜以之弥隆豈唯崇謙止競而已諒亦階



儒者曰投二方二分智一禮二仁三義四信五所以記彩

而己籍數以爲差也謙進退之異惟在梟伏基十數亦不

過白黑半各用方五分長寸分寸所善六敬七德八忠九

順十雜異亦符五德陰陽配合數盡也方局尺五周道

四十其刑三十六途異捨四維之道通數而基雅也謙退

爲尚故高彩者先投道也彼此二位謂之淨仁義也左右

二道謂之中智之道也其淨中四道彼此左右玄有二不

得相干關也行基之法始附淨起轉牙相順終因淨出不

淨出必由之通生爲務不存塞殺志也彩越淨中者休則

立梟梟者不伏會也下會淨中者梟折爲伏伏者不梟越行不

若彩雖會而于彼擬以過之有梟則非干彼者則自居矣

居擬不同行伏基者得異彩依數而行兩彩同者唯行一

以干彼也常柔一謙者停兩謙退一等貴重行梟基者得異彩亦依

數而行兩彩同者盡行其數均也一謙行一道兩謙者停

梟致行伏不得行梟行梟不得行伏折梟伏者皆從

後定終也因綵而闕者屈而申之謙信也緣行致累者越

而通足皆不限道數皆爾梟伏兩闕者但行於梟進耻之

義道尤行碁之體不相凌觸所蹈皆靈惟焚觸關孤明自

多故也生忻懼也絕於跪巧而順消息審理也悉遇中道勝負乃

分先梟後伏驗之於淨謙勇之辨實標先後道梟若促不

盡二彩者則全行伏貽全進邊之義成也自梟伏兩少者

行於梟雖不盡彩彼既出盡此有不出者即許以爲勝者

之筭爲費也若全未出則爲之虛投謙者所崇次局負仍

先梟勇得十筭立一爵三爵立則成勝矣既尚冲淨豈假

故也



並見跡故假以勝為名也

擊壤

釋名曰擊壤野老之戲也

玄晏皇甫謐號曰十七年與從姑子果柳等擊壤于路

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或有觀者曰

大哉堯之為君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

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可尺三四寸其

形如履臘節僅少以為戲分部如擲博也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

又曰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將

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

上

吳盛彥翁子擊壤賦曰論衆戲之為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託勢罪一殺兩

角抵

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己而鹽其腦是以

懼

漢書曰武帝元封三年春作角觶戲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廣之以為戲樂用

相誇示至秦更名角抵者也武帝大復增廣之至元帝元初五年罷三百里內皆觀

王隱晉書曰潁川襄城二郡班宣相會累欲作樂襄城太

守責功曹劉子篤曰卿郡人不如潁川人相撲篤曰相撲

下伎不足以別兩國優劣請使二郡更對論經國大理人

物得失

唐書曰裴矩帝幸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大徵四方奇技作魚龍曼延角抵於洛邑以誇諸戎秋月而罷



西京雜記曰三輔人俗用以赤刀爲戲漢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

漢武故事曰未央庭中設角抵戲角者六國所造也秦并天下兼而增廣之漢興雖罷然猶不都絕至上復採用之并四夷之樂雜以奇幻有若鬼神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觸也

彈

廣雅曰彈行丸也

左傳曰晉靈公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魏書曰齊王芳爲帝常喜以彈彈人外行而避其丸者齊書曰垣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鳴謂左右曰當生取之乃彈其兩翅毛脫盡墮地無傷養之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隋書曰長孫晟洛陽人也有鳶群飛上謂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

吳越春秋曰陳音百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死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斷竹屬木飛土逐肉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當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而輒拾取

莊子曰以隋侯珠彈千仞之雀必笑所用至重所取至輕又曰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思鴉肉

世說曰潘岳少時挾彈洛陽道婦人見之無不連手縈之談藪曰齊蕭遙欣爲童子時見一小兒左右彈飛禽未有不應弦而落者遙欣謂之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雲



中高翔何關人事小兒感之終身不捉時少年士庶競爲此戲欣之一說此戲遂廢之  
又曰梁玉謂惠子曰先生直言無得引喻惠子曰今有人不識彈問彈狀如何答曰彈狀如彈則能了否王曰不了又曰彈狀如弓以竹爲弦可知之乎王曰知矣惠子曰夫說者欲人知之無論則不知也王曰善  
顧子義訓曰人有善於射而高於顧子顧子日子之射雖百中猶不若我之一彈或曰何以爲然顧子日子之所射老狸之皮耳我之所彈彈狐之心  
潛夫論曰懷丸挾彈攜手遨遊外不足防寇盜內不足禁廳鼠

四維

晉李秀四維賦序曰四維戲者衛尉贊侯所造也畫紙爲

局截木爲棊取象元一分而爲二准陰陽之位擬剛柔之棊而變動無爲生乎其中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

王褒爲象經序曰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辰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於天陰數爲後本於地是也四曰時令以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亦如是也五日筭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惇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定其禮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爲曲不可以卑畏尊隱而無犯是也十



日文武以率其務武修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日禮儀以制其則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日觀德以考其行定而後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遷以報賢義存遷善或黜退以貶過事在懲惡或以沈審爲貴正其瞻視或以徇齊爲功明其糾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申怠敬彰於觀沮處尊思屈片善崇於拱璧一言踰於華袞

夾食

藝經曰夾食者一人黃黑各十七棊橫列於前第四道上甲乙迭推二棊夾一爲食棊不得食兩不得邊食不由道則不行棊入夾不取食一棊爲籌賭多少隨人所制

愉於立悶

藝經曰愉悶者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文曰同有文章

虎不如龍豕者何爲來入兔宮王孫畫卜乃造黃鍾犬往就馬非類相從羊奔蛇穴牛入鷄籠

射數

纂文曰詭億一日射數

梁冀別傳曰冀好意錢

簸子

藝經日子之多少人之明數隨戲者制始十子爭先以落多爲不妙

扑

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以良家子善騎射試扑爲期門以材力愛幸

又曰哀帝時覽扑射武戲孟康注曰手搏爲扑角力爲武

左思吳都賦曰扑壺搏



擲博

續搜神記曰夏侯綜為庾安西參軍詭常見鬼乘車騎馬滿道與人無異常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上一小兒云此兒正余大病須臾此兒果病殆死其母聞之請綜綜云無他汝兒向於道中擲塗塗蓋博也誤中一鬼脚鬼瞋故病汝兒耳但以酒飯貽鬼即差母如言兒即愈

藝經曰以博二枚長七寸相去三十步立為標各以博一枚方圓一尺擲之主人持籌隨多少甲先擲破則得乙籌後破則奪先破者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六

又器物部一

干器皿

又曰器皿

說文曰皿飲食之用器也盛黍稷在器中也盞黍稷之器

以祀者廬飯器也鑄巨招似鼎而長足慶切温器也方

言曰器破而不殊其音謂之斲音西器破而未離謂之壘

音南楚之間謂之岐妨美切凡以器盛而滿謂之涌與恐切

也問南楚之間謂之岐妨美切凡以器盛而滿謂之涌與恐切

通俗文曰金銀鏤飾器謂之錯鏤竹器謂之笱笱郎鼎切

鼎竹器邊緣曰墜先管切

書曰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

又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



禮曰孟春之月其器疏以達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孟秋

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器闕以掩陶淬其餘皆寫竹

又曰侍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陶淬其餘皆寫竹

又曰作奇巧之器以疑衆殺宗廟之器不鬻於市錦文珠

玉成器不鬻於市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論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史記曰舜陶於河濱器不苦窳以主舜作什器於壽丘

又曰通邑大都木器髹者千仗徐廣曰髹音休漆也銅器

千鈞素木鐵器千石此亦千乘之家也

又曰武帝有故銅器李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  
寢案其刻果然

漢書曰賈誼言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  
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  
之

又曰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  
投恐傷其器況於臣之近主乎

又曰蜀賓國以金銀銅錫為器

續漢書曰桓帝祠老子於濯龍宮用淳金釭器

魏氏春秋曰武帝過故人呂伯奢家聞其動食器之聲疑

其圖己是夜手劍殺八人

後魏書曰獠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  
於熟食

晉令曰欲作漆器物賣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當  
淳漆著布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



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八年新平縣民耕地獲玉器初  
有金彫者頗知圖記王猛以為左道勸堅誅之彫臨死表  
堅曰新平地古顛頊墟其故有白鷄閭記言此里應出古  
帝王寶至是果得之器大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  
者曰此為何器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  
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即挹水  
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物  
焉有滿而不覆者乎

老子曰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韓子曰堯有天下飯於土軌飲於土銅舜作食器斬山木  
而材之削踞脩其迹流漆墨其上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  
伏者十三禹作為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內觴酌有采而

樽俎有飾殷人食器彫琢觴酌刻鏤

淮南子曰崑崙旁有九井玉橫

橫或作彰器名也

受不死藥

世說曰晉武帝嘗降王武子家供饌悉用琉璃器

涼州異物志曰方外殊珍車渠馬瑙器無常形為時之寶

隨其大小以作視之目眩希世之巧羅刹所作非人所造

孟施杯槃也

地鏡圖曰銅器之屬見其狀如望馬輝輝然齊器之見為

牛楚器之見為馬越器之見為蝦蟇宋器之見為白狗秦

器之見為豚燕器之見為豕

揚雄蜀都賦曰彫鏤卸器百伎千工

魏武內誡令曰孤有逆氣病常備水卧頭以銅器盛臭惡

前以銀作小方器人不解謂孤喜銀物令以木作



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鼐附耳外謂之鈇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青陽貢九牧之金  
 鑄鼎荆山之石下民入山林川澤魍魎蝮蝮莫能逢之臭  
 易曰鼎元吉亨豕曰鼎象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  
 黃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利

詩曰鼐鼎及鼐大鼎謂之鼐

周禮曰王一鼎三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俎鼎九

禮曰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  
 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  
 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  
 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  
 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  
 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施猶著也言我將行  
君之命又刻著於烝

祭之彝

又曰崇鼎貫鼎天子之器崇貫也

左傳曰宋華父督殺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郕大鼎

賂公郕國所造器也四月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

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

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弗聽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楚子使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  
 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  
 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  
 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  
 可問也



又曰魯襄公享晉六卿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  
 之鼎壽夢吳子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宋如鼎之類重水  
 又曰晉叔向謂晏子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君日不  
 悛以樂愒愛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丕  
 顯後世猶怠讒鼎鼎也況日不悛其能久乎下言  
 又曰楚遷啓疆日是以聖王朝聘有珪享覲也甲有璋宴  
 有好貨殮有陪鼎殮養餼也熟食為殮陪加也  
 又曰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  
 又曰宋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鼎正  
 鼎也一命而倮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  
 侮釐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  
 又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日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

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彈絲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  
 以入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末之祀也  
 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  
 又曰楚子次於乾谿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語曰昔我  
 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  
 分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器王其與我  
 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曆唯命是聽豈  
 其愛鼎宋如鼎之類重水  
 又曰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也  
 又曰晉趙鞅荀寅率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  
 鼎刑書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穀梁傳曰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  
 廟郟鼎者郟之所為也孔子曰器從邑名從主人故曰郟



大鼎

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  
鬚下迎黃帝

又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  
味說湯致於王道

又曰周末有九鼎從秦氏曰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  
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兼天下始皇二十八年過彭

城齋戒禱祀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

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贖而死

又曰孝文帝時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  
臣望東北汾陰自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  
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漢書曰項羽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力能扛鼎

又曰漢得汾陰寶鼎武帝嘉之藏於甘泉群臣上壽賀陛  
下得周鼎虞丘壽王曰非周鼎上怒對曰周德始乎后稷  
成於文武上天報應鼎為周出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  
周至陛下功德愈盛天瑞並至昔秦始皇欲出鼎於彭城  
而不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是漢鼎  
非周鼎也上曰善

又曰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

又曰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案鼎有  
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尔旂鸞黼黻珻弋

尸臣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鼎殆周之所以  
褒賜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

又曰質氏以酒削而鼎食  
東觀漢記曰廬江獻鼎詔召鄭眾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



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車幾衆對狀除爲郎中  
後漢書曰孝明帝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盧江太  
守獻之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  
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太常其以初祭  
之日陳鼎於祖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疋九卿二千  
石半之  
晉中興書曰成帝咸和元年宣城春穀山崩得古鼎重三  
百斤容可三斛餘郡官畢賀  
又曰神鼎見神鼎者仁器也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炊而  
沸不汲自盈烟燭之氣自然而生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  
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晉陽秋曰穀城人劉珪夜見門有光取得玉鼎  
沉約宋書曰秦始皇七年義陽獲銅鼎受一斛并蓋並隱

起鏤

戰國策曰秦興師於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周之君臣  
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願大王圖之齊王發師救  
周秦兵罷率至齊曰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  
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塗於梁對曰不可梁之君臣欲得九  
鼎謀之潭徒旱切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以矣鼎入梁必不  
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六







版爲四品將軍豫州刺史祖述出屯廬洲遣參軍殷又詣  
平雅又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云欲鑄作  
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  
又曰卿能保頭而不惜大鑊耶平大怒於坐斬又阻兵固  
守歲餘逃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

文子曰養魚於沸鑊之中棲鳥於炎鑪之上雖欲其生養  
理失矣

陸機洛陽記曰宮牆外以大鐵鑊盛水以救火鑊受百斛  
百步一置楊龍驤洛陽記云鐵鑊合一百八十枚也

搜神記曰武帝從南岳著盧江潛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  
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塵  
土樹葉莫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  
自敗

朱崖傳曰朱崖大家有銅鑊多者五三百積以爲貨

南越志曰龍川縣營崗北有巨鑊恒有懸泉注之終歲不  
滿嘗有採薪者欲推動之忽然震電迷失路十許日乃至  
家

湘州記曰伍子胥廟中有大銅器元嘉中沙門釋亮啓乞  
此廟器鑄丈六金像始廟所有大銅鑊可容三百斛許即  
陷入地中僧亮夢神語云今捨此器相與發願免此神形  
殷斌武當山記曰魏興友照山上有三公鐵鑊常有水數  
十斛雖大旱而不減長老云有天子女欲來此山愁思而  
死三公衛送故於此烹之

羅浮山記曰有石鑊容千餘斛溢爲瀑布  
墨子守死曰二十五步一竈竈有鐵鑊容二石以上爲湯

釜







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享上帝今之嘉釜有踰  
 茲義晉諸公讚曰尚書杜預欲為平底釜謂於薪火為省黃門  
 郎賈彝於世祖前面質預曰釜之尖下以備沃洗今若平  
 底無以去水預亦不能折之  
 前秦錄曰勳士張忠隱于太山鑿石為釜容六斗四升  
 河圖曰漢高祖觀汶水見一黃釜驚卻反化為一翁責言  
 曰劉季何不受河圖  
 莊子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仕  
 三十鍾不泊親吾心悲  
 韓子曰智伯圍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之城中原虜懸  
 釜而炊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之推不肯受賞或遇之山中

負釜

淮南子曰鈇不可以為刀木不可以為釜

淮南子曰鈇不可以為刀木不可以為釜

又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負釜甑踰

梁山而國乎岐

淮南萬畢術曰牛膽鳴釜

取牛膽以塗釜釜即自鳴矣

風俗通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特置車

中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為誰亦不謝後車家繫獄

當死釜主徑往募人取之穿壁未達車者怒不肯出釜主

慚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義而原之

魏子曰鼎以為希出而世貴之釜鬲常用而世輕之

兵書曰初出軍行日三炊釜不得覆覆釜軍敗

物理論曰堯世洪水民登木而栖懸釜而爨

茅君內傳曰欲合九轉先作神釜



郭文傳曰文以石爲釜  
婁承先別傳曰昔山越民反所過殘毀至婁氏之里往中  
庭顧見釜甑尚著於竈曰恐他遠寇取之仍爲取洗沉著  
井中而去婁家後還皆盡得之  
朱崖傳曰朱崖俗多用土釜  
南蠻獠民格曰諸告言伯叔外祖父母  
裴淵廣州記曰東官郡煮鹽織竹爲釜以牡蠣屑泥之燒  
用七夕一易  
異苑曰長山朱郭夫妻恒採藻澗濱見二銅釜汨流而下  
取之而歸有圓蓋滿中銅器光輝耀目自然作聲郭懼運  
著北山埋之而後賣釜與人主載出爲貨舡無故自覆失  
釜所在  
又曰薛願家有虹飲釜中水盡以酒灌之便吐金滿釜而

願因之豐富

離騷曰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爾雅曰鼎款足者謂之鬲

郭璞曰曲脚也或曰款足也捷爲舍人曰鼎足相去疏闊曰鬲

方言曰鍤或謂之鏤吳揚之間謂之鬲

周禮曰鬲實五穀

蘇林曰足厚半寸脣寸

漢書曰空足之間

蘇林曰足厚半寸脣寸

家語曰魯有儉者瓦鬲煮食祀之自謂甚美盛之士劍之

音陋器也夫子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夫食美者念其親以

其食美者而念其我思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東陰山縣西有鬲口溪昔有大鬲容

百斛出於此水故因爲名



錙與鎰

通俗文曰舖有輔足曰鎰

齊書曰明帝每存儉約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鎰尚書  
令王晏等咸稱盛德蕭穎胄曰朝庭盛禮莫過三元此一  
路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  
曰陛下前欲壞酒鎰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唐書曰薛大鼎為滄州太守政化大行百姓利之賈敦頤  
為瀛州刺史鄭德本為冀州刺史俱有異政時人號曰鎰  
脚刺史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鎰

孝子傳曰陳遵母好食鎰底焦飯

孔氏志性曰有人苦心腹病死後剖視之得銅鎰一枚容  
數合許疾病部廢門中備云其事

述異記曰諸葛景之亡後宅上常聞語聲嘗酤酒還而無

温鎰鬼云卿無温鎰那得飲酒即見一銅鎰從空中來

續齊諧記曰王敬伯夜見一女子命婢取酒須臾持一銀

酒鎰

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鎰設得熨斗便大驚怪曰

異事火未至已被燒失脚

梁王筠以服散鎰贈殷鈞別詩曰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

說九沸翻成緩七輔良為切執以代踈麻長貽故人別

鎰鎰烏音

廣雅曰鎰鎰謂之鎰鎰

說文曰鎰才禾鎰力禾鎰也

纂文曰秦人以鈇鑠為鎰鎰

魏略曰徐晃性嚴驅使將士不得閑息于時軍中為之語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七

六

雜類



日不得餉屬徐晃聞此語笑曰我槌破汝錫銷耶  
杜預奏事曰藥杵曰燥槃熨斗釜瓮銚槃錫銷皆亦民間  
之急用也  
江道表曰昔康皇帝玄宮內金烏育

**銚**

廣雅曰銷血消謂之銚

說文曰銚温器也

嵩高山記曰岳左右有古人住處銅銚器物猶存

衡山記曰有人採藥暮宿石室中見一銅銚是煮藥處蠻  
人聞之取銚還用舉村盡病送返乃已

夢書曰夢見得新銚銷取婦好也

魏武上獻帝表曰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四石銅銷四  
枚五石銅銷一枚御物有純銀粉銚一枚

束皙貧家賦曰執偏墮之漏銷

說文曰鑪方鑪也

周禮曰宮人掌王之六寢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

凡勞事勞事勞襲  
左傳曰邾子在門臺臨廷閭以餅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

閭曰夷射姑旋焉旋小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墮

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太祖以權書示外曰是

兒欲使吾著爐炭上耶  
崔豹古今注曰漢成帝額成廟有二真金爐

拾遺錄曰周靈王出於宣昭之臺望東方雲氣翳鬱俄而  
有二人乘飛鳳遊龍之輦王迎之上席上席酣醉其一人



能為霜雪坐者皆噤乃命青金洪鑪青金洪者出青零淵  
石色皆如紺中有金鑄為大鑪  
異苑曰龐翁義熙中為宜都太守御人牧馬於野見一銅  
鑪止烟帶鑲而行持歸以呈荷遂檻盛送下荆州至郡北  
界夜忽風雨有叫聲火光燭天徑來趨舡失鑪所在  
鹽鐵論曰歐冶能鍛因國君之鋼鐵以為金鑪大鍾而自  
不能為壺鼎盤盂無其用也  
栢譚新論曰元帝求方士漢中道人王仲都大暑日使暴  
坐又環以十鑪不言熱  
論衡曰當風鼓箠向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  
又曰推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似以夏進鑪以冬奏扇  
賈誼鵬鳥賦曰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  
萬物為銅

說文曰甗

甗 甗空也

古史考曰黃帝始作甗音或謂之鬻或謂之醢音

爾雅曰甗音謂之鬻鬻音也音

周禮曰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甗實二鬴厚半寸

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舉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

漢書曰項羽引兵渡河皆沈舡破釜甗燒廬舍示士卒必

勝去不勝死無迴心音後漢書曰范曄為萊蕪長時人歌曰甗中生塵范曄雲



表山松後漢書曰荀淑與陳寔神交棄官常命駕相就令  
元方侍側季方作食嘗一朝食遲季方跪日向聞大人與  
荀君言甚善竊聽之甑壞飯糜寔曰汝聽談解乎荅曰解  
令說之不誤一言公悅  
韓詩外傳曰舜甑無羶  
淮南子曰粟得濕而煖音甑得火而液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山陵丹甑見音上音實二音甑半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釜甑歲一熟  
益部耆舊傳曰任文公知有王莽之變悉賣奇物唯存銅  
甑蓑笠  
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容居太原墮甑不顧林宗見而  
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無益林宗以其分決勸使學果  
為美士

郭文傳曰文以竹為甑

錄異傳曰隆安中吳縣張君林忽有鬼來助其驅使林家  
甑破無可用鬼乃撞盆底穿以充甑

錢塘記曰石姥莫補切山有甑大數十圍下有石支足一

人搖之輒動縱使千百人引之與一人不異

離騷曰瑤璋雜於甑窰窰土甑孔也

算

說文曰算蔽也所以蔽甑底也

淮南子曰明鏡可鑒形蒸食不如竹算裴玄論云尹氏鑿

算

夢書曰夢見新算婦女喜

孔融同歲論曰弊算徑尺不足以救鹽池之鹹

甑帶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一

九



淮南子曰琬琰之玉汙泥土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捨也弊簞甑甑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甑甑帶也搏取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夢書曰夢見甑欲娶婦夢見甑帶媒妁來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七

人謂之神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八

器物部三

盆金附

甕

餅

魁

盆

易

又曰

詩曰

周禮曰

禮曰

又曰

又曰

爾雅曰盜謂之缶也盆

易曰初六有孚盈缶王肅曰缶者下民質素之器

又曰九三日吳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詩曰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益謂之缶

周禮曰盆實二鬴厚半寸

禮曰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盆瓶炊器也

又曰世婦卒蠶遂獻繭于夫人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盆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八

一 劉備



手者三淹也

史記曰秦趙會澠池蘭相如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缶音在皆瓦器所以盛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

又曰上憚書云醉後仰天撫缶而歌

又曰司馬遷書云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續晉陽秋曰相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流星墜下銅盆水中光如二寸珠頰然妾酌飲之生玄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自鼓盆甕也

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

淮南子曰今夫窮鄙之社也扣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然後知其盆瓠之足羞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平論之旨則拊盆扣瓠之徒也

又曰屠者藿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

又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日暍濁之不用一掃而不能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乎同

又曰日冬至則盆水溢

世說曰阮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以大盆盛酒

王韶之始興記曰林源山有石室盤石上行羅十甕皆蓋以青盆中悉是餅銀

交州雜記曰夷俗以銅盆甕贖罪東齊舊俗之間甕之罪潘岳笙賦曰傾縹盆以酌鄙

說文曰甕於耕甕直為切也甕小口甕也坻下江似甕

字同長頸受十升甕甕也

通俗文曰甕下孔曰甕姑縣切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孔子堂有甕皆有丹書自夫子  
 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甕得素書為學  
 華陽國志曰趙琰青州刺史廳置水甕得貴要之書投於  
 其中  
 淮南萬畢術曰銅甕雷鳴取沸湯著銅甕中壅塞內  
 語林曰羊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為暖羊琇字  
 世說曰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甕投於  
 江湖公見甕流下問兒啼取兒養之遂七登三司廣不持  
 本親服云於本親以我為死人深譏之

甕 烏行切 與甕同

說文曰甕備火長頸餅也

方言曰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甕音或謂之甕音燕之東  
 北朝鮮列水之間謂之甕音揚亦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

之甕所謂家無甕石之儲 周洛韓鄭之間謂之甕或謂之

甕音輒音輒

史記曰韓信擊魏從夏陽以木甕渡軍襲安邑服虔曰以

缶以

異苑曰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琉璃甕

幽明錄曰清河崔茂伯女結婚裴氏尅期未至女暴亡提

一金甕受二升許徑到裴牀前立以甕贈裴

甄異傳曰晉隆安中吳縣張君才忽有鬼來令才取一白

甕盛水半以縮覆頭明日視之錢滿甕才家先貧因此遂

富

墨子守備曰用瓦大甕容十升以上者步而十盛水且用

之蔡謨與何驃騎書曰昔

淮南子萬畢術曰馬蹄破甕取馬蹄燒如炭置



音 坩

纂文曰大坩為坩音

東宮舊事曰白坩五枚

世說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坩鮓餉母母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

裴淵廣州記曰董奉至晉興五里封一白坩置高崖中而其人欲取不能得今猶在

餅

說文曰餅饗也饗壅也汲餅也瓨形似餅

易曰汔至亦未繙井羸其餅凶詩曰餅之罄矣

傳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餅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親逐其君爾父為厲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又曰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戚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

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又曰邾子在門臺閣以餅水沃廷事具鑪門中

史記曰田肯說高祖曰秦形勝之國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餅也建音塞

漢書曰楊雄作酒賦以諷諫成帝其文為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

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一旦擊礙為党所櫛音雷身投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

前涼錄曰張軌時西胡致金胡餅皆拂菥力禁切作奇狀並人高二枚

曾子曰一井五餅泄之可待分流者衆也

呂氏春秋曰見餅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淮南子曰古者抱餅而汲



唐子曰猛將之發觀于虎而覽于鷹故攻如擊電避如收  
霧閉之如在餅開之如散星天不之乘  
西域記曰疎勒王致魏文帝金胡餅二枚銀胡餅二枚  
雜五行書曰懸餅井中除邪鬼○楚辭曰餅甌登於明堂  
餅甌瓦器也周鼎潛乎深泉○古樂府詞曰淮南王自言尊百  
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餅素綆汲寒漿  
方言曰甌瓮罌也  
禮曰君尊瓦甌此以小爲貴也瓦甌五斗  
儀禮曰東方之饌兩瓦甌  
三禮圖曰醴甌以瓦爲之受五斗口高二寸徑一尺六寸  
中身瓮下平有蓋

甌

易洞林曰太子洗馬荀子驥家中以龍銅甌作食歛鳴  
東宮舊事曰一升銅甌一漆二升甌三漆注醬五升甌二  
李九羹甌銘曰羊羹不徧馴馬長驅

槃

說文曰槃承槃也梲音盤也

周禮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軟之以盟珠槃以

耳

大戴禮曰隨武子槃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

禮曰湯之槃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左傳曰晉文公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  
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  
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音早與自  
貳焉乃饋槃飧寘璧焉



又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郟取其鍾以爲公槃

史記曰平原君與楚王合從音言利害毛遂謂楚王之左

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捧銅槃血跪進曰當噉血盟

而定之

又曰武帝作栢梁銅柱承露槃仙人掌蘇林曰仙人以手

後漢書曰左慈有術於銅槃釣鯪魚

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槃槃中有玉龜焉

晉陽秋曰武帝時御府令蕭譚承徐循儀䟽作漆畫銀槃

詔殺之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道中有老公蒸雞素木槃中

盛以奉帝

沈約宋書曰高祖儉諸子食不過五醞槃

後魏書曰太武帝作黃金槃十二具鑲以白銀錮以玫瑰

珠玉

隋書曰上賜王公已下射楊素箭爲第一上以外國所獻

金精槃價直鉅萬賜之

荀卿子曰君者槃也水者民也槃圓則水圓槃方則水方

燕丹子曰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荆軻曰好手太子即斷手

以玉槃奉之

淮南子曰窺面於槃水則圓於杯水則脩面形不變其故

有所圓脩者皆所自窺之異也

抱朴子曰以丹金爲槃盃置食其中令人長生

郭子曰王光祿曰正得殘槃冷炙

脩復山陵故事曰武帝悼后立宮漆烏瓦槃一枚

東宮舊事曰長槃五漆尺槃三十漆柏炙拌二拌音與槃同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玉槃盛桃  
神異經曰西北荒有金山上有金銀槃廣五十丈  
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得耳疾醫爲挑治得卵大如  
璽盛以瓠離覆之以槃俄而卵化犬因名槃瓠  
王子年拾遺錄曰董偃以玉精爲槃承冰而進則冰玉等  
色侍者謂冰無祥必融濕席上乃拂之玉盤落於階上冰  
玉皆碎偃更以爲樂玉精干塗國獻也武帝以此器賜董  
偃  
又曰漢明帝夜讌群臣於華昭園詔太官進櫻桃以赤瑕  
瑛爲槃賜羣臣而去其葉月下視槃與櫻桃共一色衆臣  
皆笑云是空槃時帝夜坐於庭中欲以承露詔使舉燭復  
照衆坐乃知槃中不空也皆起拜謝爲樂  
風土記曰越俗飲燕即懿槃爲樂取大素園槃抱以著腹

上以右手五指彈之以爲節舞者應槃節而作舞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御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  
醜彫飾並同其參帶之間某萸盡微如破髮近看乃得見  
動遊槃則圓轉也  
又曰石虎皇后浴室中有雙長生樹又安玉槃受十斛於  
二樹之間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  
縹紺水精槃各一枚  
述征記曰逍遙宮門裏有銅浴槃一面徑丈二尺魏景初  
中所鑄  
妬記曰武歷陽女嫁阮宣子無道妬忌禁婢甌覆槃蓋不  
得相命  
神仙傳曰沉義爲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案玉槃賜之



俗說曰栢玄寵丁午期食畢便迴槃與之  
母丘儉承露槃賦曰偉神槃之殊異邈迢遞以秀峙  
古樂府曰琉璃琥珀象牙槃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槃  
李尤槃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與清觴又盛口食  
蔡邕槃銘曰華槃就用以享嘉賓內丹其實外若玄眞  
陳思王集曰明帝承露槃在芳林園中上槃徑四尺九寸  
下徑槃五尺銅龍繞其根  
劉義恭啓事曰恩旨以犀鏤金廁酒杯槃垂賜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九

器物部四

簠簋

瑚璉

敦牟

俎豆

登附

籩

櫛

釧

鉢

漉

甌

杯

椀

欂

簠簋

三禮圖曰簠受一升下足高一寸中方外圓漆丹中蓋龜  
形諸侯飾以象天子玉飾盛黍稷簋受一升足高一寸中  
圓外方挫其四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簠盛稻粱  
易曰樽酒簋贰用缶鄭玄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斗  
上星又納約自牖無咎  
似缶也  
詩曰權輿刺康公與賢人有始無終也於我乎每食四簋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又曰於粢酒掃陳饋八簋

周禮曰旅音放人為簋實一穀音斛崇尺厚半寸脣寸

儀禮曰佐食分簋土用敦言簋者客同

禮曰管仲饑簋而朱紘諸侯飾之以象天子飾之以玉

君子以為濫矣

又曰周之八簋黍稷器也

傳曰衛孔文子之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簠簋之事

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學也

孝經曰陳其簠簋鄭玄曰方曰簠圓曰簋而哀感之

墨子曰堯飯土簋啜土飴

賈誼書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

瑚璉

三禮圖曰瑚受一升形制未聞制度云如簋而平下璉受

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大夫飾口以白金制度云如簋而

允下

禮曰夏后氏之四璉皆黍稷器之六

論語曰子貢問賜也何如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盛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

乾牟上音堆

三禮圖曰乾有足其形如今酒樽法牟受一斗如乾形古

牟受一升平下漆赤中飾口以白金蓋亦龜形

周禮曰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乾乾盤類也珠玉以為飾也古以盤盛血以乾盛

也食

禮曰乾牟卮匱音非餽莫敢用乾牟黍稷器也



又曰有虞氏之兩敦黍稷器儀禮曰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

說文曰豆古食肉器也

爾雅曰木豆謂之豆豆禮器也瓦豆謂之登登即高登也

三禮圖曰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

上赤雲畫諸侯加象飾口之天子玉飾登以几盛清音受

斗二升口徑尺二寸足徑八寸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似

豆狀

詩曰卬盛于豆于豆于登

又曰邊豆大房大房飾組

周禮曰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十有四

儀禮曰宰夫白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

又曰大羹清不加實于登也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於觴豆為銘焉

禮曰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俎用梡梡音

居衛

又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巖音殷以房俎音

日梡斷木為之四足而已巖之言蹶也謂中足為橫距之

象周禮謂之距根之言根根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附

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夏后氏以梡苦夏豆殷玉豆周獻

息列豆也獻疏割之飾又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

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又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傳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音陣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革當下骨或手民不登氣器

史記曰孔子為小兒時常陳俎豆以為戲國語曰晉侯使聘周王召士季曰汝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奉其犧息音象出其尊彝陳其俎豆

漢書曰韓延壽為潁川太守令文學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娶之禮

又曰劉向說上曰有司定法筆削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絕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

東觀漢記曰劉昆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

莊子曰祝宗人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山正黃甫魯風林文書其人太陰賈誼新書曰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步巧魚切而公弗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為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乎俎豆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乎

籩

說文曰籩竹豆也小亦王說之謂其土亦王說正說

爾雅竹豆謂之籩禮器也

書曰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詩曰儉尔籩豆飲酒之飫

又曰籩豆有楚穀核維旅

禮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

左傳曰楚子入享於鄭加籩豆六品



又曰鄭伯饗趙孟爲客具五獻籩豆幕下

語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

韓子曰晉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手足胼胝者後之

咎犯聞之而哭公問之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手

足胼胝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

哭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其上有玉樽玉籩

標音壘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出蕃詔賜榼樽標杯盤各有差

東宮舊事曰漆三十五子方標二沓蓋二枚

抱朴子曰世有使酒之客以杯標相擲者有矣

世說曰王夷甫嘗屬族之事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

陶侃表白曰鹽寒荒儉唯作方九子標趨以供事謹上五

十葉

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張碩資方九子標七子標

銅音刑

三禮圖曰銅以盛羹受一升口徑六寸有足高一寸有兩

耳蓋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

周禮曰上公銅四十有二侯伯銅二十有八子男銅十有

八銅羹器也

禮曰實其簠簋籩豆銅羹

墨子曰堯飯土軌尺劣土銅如淳曰銅器之屬以土爲之瓦器也

鉢

沈約宋書曰廬江王禕以銅鉢二枚餉宋祖珍

齊書曰齊陵王子良與丘令楷江珙音拱等共打銅鉢立韻

響滅則詩成可以觀覽



北齊書曰元韶魏室奇寶多入韶家有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

二石偽事曰佛圖澄死以生所服金杖銀鉢送終後開棺視之唯見杖鉢存焉

佛圖澄別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

西域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陁越國青玉也受三升許彼國寶之供養乞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滿亦如言也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林邑王范熊所獻銀鉢一口白水精鉢一口

異苑曰司州衛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誦經長齋堂中衆僧未食俱望見空中有一物下既落其前乃是大鉢滿中香飯度以晉惠懷之際得道

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金之貴有訪山經鐫刻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於簞瓢之門

俗說曰毛泰買一玉窪八十八万

窪烏瓜切

方言曰甌瓠音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甌今河北人乎小盆爲題于杜啓切自關而西謂之甌其大者謂之甌

通俗文曰小甌曰甌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甌盛置之猛火上皆化爲丹以此丹金爲盤盃食其中令人長生

諸葛恢集曰詔賜恢白甌二枚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白甌二枚

表彥伯羅山疏曰善道開尸在石室北壁下形體朽壞止



有白骨在昔在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  
當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甌盛香得便掃除燒香  
梁皇太子謝勅賚廣州甌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  
彩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瓌奇臣南珍非究未請奏曹之表  
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說文曰小杯曰盃

說文曰杯斝小杯也 斝音貢 盛二音

通俗文曰醬杯曰盞或謂之溫 夫凡切又 薄淹切

方言曰盃音械 盃音盞 盞音盞 盞音盞 盞音盞 盞音盞

秦晉之郊謂之盃 盃音盞 盃音盞 盃音盞 盃音盞 盃音盞

盃也 或曰溫其大者謂之盃 吳越之閒曰盃 齊右平原

以東或謂之盃 杯其通語也 杯落 盛杯器 籠也 陳楚宋魏之閒

謂之杯落又謂之豆管自關而西謂之杯落

禮曰毋沒而杯圈巨阮切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史記曰文帝十七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闕下獻之刻曰

人主延壽平所言詐下吏誅

漢書曰項羽置太公於高俎上曰不降烹汝翁高祖曰吾

翁即汝翁儻烹遺我一杯羹

又曰元帝徵貢禹為諫議大夫禹奏曰臣嘗從之東宮見

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

杯

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言不宜封董賢上怒詔丞相詣廷

尉詔獄吏和藥進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

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衆豈效兒女子耶

何謂咀藥而死



續漢書曰鄭玄飲三百餘杯不醉

又禮儀志曰天子明器有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受二升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飲酒高弘為琅琊相桑杯盛漿

唐書曰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吳越春秋曰闔閭女自殺以玉杯送之

管子曰人君百杯而食又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叔牙奉杯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

文子曰清之為明杯水而見眸子濁之為闇願河水不見太山

韓子曰智伯身死三國分其首以為杯

又曰紂為象箸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錮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則必薦豹胎

又曰樂羊為魏武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幕下而饗之盡一杯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齒音潰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之大也一杯酒蠅潰其中正夫不嘗小也

鹽鐵論曰古者汗樽杯飲蓋無爵樽觴豆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

銀以黃耳金壘玉鍾中者野王紵器金錯屬杯夫一杯得銅杯十價錢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正夫

論衡曰項曼都好道學仙去家二年而反曰有仙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飢欲食輒飲我流霞一







以大羹杯覆之有頃發杯而菌芝生於杯下  
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歡民之失德乾餼  
以愆東晉貧家賦曰持缺耳之破杯  
班彪上啓事曰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以白木杯飲酒飾  
虛欲以求名采譽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有銀畫象牙杯盤五具  
陶侃故事曰侃上雜物疏有上成帝螺杯一枚

方言曰孟海岱東齊北燕之間或謂之椽

音

禮曰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  
圈者屈木所食謂之

孟子曰告子云性猶杞柳也義猶杯椽也

孟子曰能順杞柳之性以爲杯椽乎

椽

吳越春秋曰越以甘蜜九椽報吳增封之禮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一

吳越森然日蘇以甘鹽式蘇許吳世徒玄野  
蓋于日詣凱沐養之持以爲齊蘇平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一  
器物部五

盃

盃

蘇鉞

安哉

匕

箸

机

畢

飯帚

炙函

飯函

浙箕

筐

箠

簞

爵

盃

方言曰盃謂之孟或謂之鈹銳或謂之權梳或謂之盃或  
謂之消杖兩音說文曰盃小孟也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孫權



特賜米酒泉肴寧乃以銀椀酌自飲兩椀乃酌與其都督  
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劔自割置脰上呵之曰卿見知於  
至尊孰與甘寧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即起  
拜持酒通次酌兵各一銀椀至三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  
動遂退寧益貴重

晉陽秋曰王敦許周訪荊州又授梁州訪怒敦書喻之遣  
以玉盃訪投盃於地

又曰武帝時御府丞蕭譚承徐脩儀跪作漆畫銀帶粉盃  
詔殺之盤門中亦云

晉咸康起居注曰詔賜遼東段遼等瑠璃盃

義熙起居注曰林邑王范明達獻金盃一副蓋一副

東宮舊事曰漆盃子一百枚

抱朴子曰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台百灰以作之交廣間多

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語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  
水精本是自然之物

崔豹古今注曰魏帝以車渠石爲酒盃

文士傳曰潘岳音夷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椀使客賊之居

於座立成於手

尋陽記曰龍窟有深潭有人於此水邊洗銅盃忽浪起水

長便失盃此人後見此盃置城裏井邊

交州雜記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

青白石盃一口白水精盃二口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水精盃一枚

世說曰王大將軍尚主如廁即還婢擎金盤盛水琉璃盃

盛澡豆

秦嘉婦與嘉書曰令奉金錯盃一枚可以盛書水瑠璃盃



一枚可以服藥酒令奉金盃盃一外西見蘇書水部蘇盤  
諸葛恢集詔荅恢曰今致瑠璃盃一枚表曰天恩賜廣州  
白盤曰王太尉軍尚王威國收盤金盃盃水部蘇盤  
鈕滔母與從祖虞光祿書曰賜瑠璃盃  
許白亦盤一盃白水盃盃二口  
說文曰孟飲器也四平陳史國蘇萊蘇林邑王蘇盤酒  
方言曰宋楚趙魏之間或謂之櫛子忍箋矜二河濟之間  
謂之盞音盞亦謂之鈔銳外山水盞漢書曰東方朔上嘗使數家射覆置守宮於孟下使射之  
漢書曰東方朔上嘗使數家射覆置守宮於孟下使射之  
孟苦盞而大墨子曰苦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  
盞與鈔字同以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吾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  
琢於盤孟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人俗人終不肯信也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遷洛陽黃門以瓦孟盛茶上至尊  
韓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人猶水也孟圓水圓孟方水方  
涼州異物志曰琥珀作孟瓶  
東方朔荅客難曰安於覆孟  
蘇釵音立呂靜云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明達獻琉璃蘇釵二口  
安哉  
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  
食彼美珍思此鹿鳴  
方言曰匕謂之匙  
說文曰捫音匕也所以取飯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詩曰有饌簋殮有捭棘棘也

周禮曰大喪共角捭角捭也禮喪大記曰楔齒用角捭也

儀禮曰主人執匕

禮曰杜蕢苦怪切謂晉平公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

又曰匕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刊其柄與末匕所以載牲體者此謂裹

三禮圖曰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華博三寸長八寸漆

丹柄頭疏形如飯燥以棘心為之

英雄記曰董常大會賓客誘降反者以鑊享之會者戰慄

亡失匕箸與動字同

蜀志曰曹公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先主方

食失匕箸

王隱晉書曰石勒時有謠云一杯食有兩匙石勒死人不

知

沈約宋書曰太子妃土世祖金縷匕箸上以賜沈慶之

枹朴子曰道士李根煎鉛錫以藥如大豆者投中以鐵匕

攪之冷即成銀又有古強者自云四千歲嵇使君以玉匕

與強後忽語嵇云昔安期先生以與之

東宮舊事曰漆匕五十枚

續齊諧記曰趙文詔為東宮扶侍解在青溪中橋夜與神

女讌寢脫金簪與扶侍亦贈以銀椀及流離匕

方言曰箸盛匕箸者

音自關而西謂之桶搃今俗亦通呼小籠為桶

通俗文曰以箸取物曰歛

禮曰飯黍無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挾音莢其無菜者不用挾



鄭玄曰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也

史記曰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張良從外來曰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番用指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又曰景帝居禁中召條侯周亞夫賜食獨置大截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豈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

謝承後漢書曰莽時有奇士巨毋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吳志曰趙達善治九宮一筭之術嘗遇知故知故口倉卒

之間無酒食以敘意達以箸一隻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酒一斗鹿肉三斤何以言無主人慙曰知卿善射欲相試耳

興略曰曹汝隨大軍破張魯命陳琳作書報太祖曰且夫

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析箸為械堅不可入

晉書曰何曹字穎考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箸之處

東宮舊事曰漆箸一百雙

荀卿子曰從山望木者十仞之木如箸而求箸不上析高蔽其長也

韓子曰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則必薦豹胎薦豹胎

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終故怖其始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

淮南子曰糟丘生乎象箸

論衡曰以箸撞鍾以筭擊鼓鍾鼓不能鳴者用撞之者小也

神仙傳曰葛玄嘗與客食玄以口中飯盡化為蜂數百集



於客身客皆投匕箸驚懼玄乃張口其蜂悉入  
 葛洪治噎方曰與對食之人當以手捉箸問噎人曰此何  
 等物噎人當答曰箸即復曰咽下去即愈  
 語林曰王藍田食鷄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王述也投于  
 地  
 相書曰人三指用箸者自如四指用箸貴五指用箸大富  
 貴也

机

方言曰俎机也西南蜀漢之郊曰机音賜  
 史記曰項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机上也  
 後漢書曰樂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  
 上無被止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  
 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食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畢

三禮圖曰畢似天畢以載牲醴又葉博三寸長八寸柄長  
 二尺四寸丹漆兩頭

詩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箋云畢所以助載鼎實

儀禮曰宗人執畢鄭玄曰畢狀如文也

禮曰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畢所以助主人者刊猶削也

飯帚

說文曰陳留以飯帚為箱稍巢切亦盛箸籠又作筴也

炙函

東宮舊事曰漆猪炙大函一具

飯函

列異傳曰景初中城陽縣吏王巨嘗作倦枕机臥聞竈下  
 呼曰文納何以在人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



至乃飯函也

浙箕

廣雅曰浙箕

音匣

旋箕

音郁

箕文曰

浙箕也

音匣

謂之浙箕

或謂

方言曰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籬炊箕謂之縮

漉米也

之匣

江東呼

浙籬也

音匣

謂之

籬

音匣

方言曰箕

必弭切

籬

音縷

籬

音餘

籬

音管

江沔之間謂

之籬趙代之間謂之笞淇衛之間謂之牛籬

籬其通語也

籬小者南楚謂之籬關而西秦晉之郊謂之籬

今江東亦

名小籬為

籬

音管

說文曰籬飯籬也

籬

籬

音管

籬

音管

籬

音管

籬

籬

籬

三禮圖曰大籬以竹受五斗大夫以盛米致饋於聘賓小

籬以竹受五升以盛米

又曰籬以盛熬穀四種八籬大夫三種六籬士二種四籬

易曰女承籬無實

書曰厥籬織文

籬籬屬也

又曰厥籬屨絲厥籬玄織縞厥籬織貝厥籬玄纁璣組厥

籬

又曰惟其士女籬厥玄黃紹我周王

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籬

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賓于以盛之維籬及笞

方曰籬

又曰標有梅頃籬墜之

又曰女執懿籬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籬深也

禮曰蠶則績而蟹有籬

左傳曰籬管錡釜之器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



又曰晉侯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刳羊亦無蓋也文承筐亦無貺也

西京雜記曰元后在家日鸞銜白石大如指墮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文日母天地遂復還合後為皇后常致璽中

莊子曰愛馬者以筐盛屎

呂氏春秋曰有城氏二佚女為九成之臺帝令鸞往遺二外爭搏之覆以玉筐北飛遂不反吞之生契

方言曰筮盛飯也南楚謂之笱今建平人呼曰筐趙魏之郊謂之笱

說文曰籩飯管也受五升秦謂之籩

廣雅曰睽音映籩也

纂文曰睽映大管也趙代以管為筯

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筭也筭竹器受之斗

東宮舊事曰漆注綺織籩二十枚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漆復籩五十枚

籩

說文曰籩飯器也

禮曰凡以苞苴籩筥同人者操以授命

儀禮曰小祝盤匱與籩巾于西階東

左傳曰趙宣子田于首山見靈輒餓為之籩食與肉

又曰越圍吳趙孟使楚隆往吳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與之一籩珠使問趙孟籩小筥也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士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如之何其可惡也亦謂人亦其要  
又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為泰  
又曰商之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  
漿以迎其小人  
黃石公三略曰良將用兵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於河令  
士卒迎流而飲之

爵用飲

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解音受四升

詩曰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周禮曰享先王贊玉爵宗廟獻用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獻玉爵玉爵

王禮諸侯之辭爵也

又曰梓人為飲酒器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

禮曰執玉爵者弗揮為其寶而脆也

又曰知音智悼于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

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

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而飲之降趨

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

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

懼也知悼子喪在堂未葬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

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尔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喪臣

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尔飲何也曰蕢宰

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

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

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社舉



又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

舉角凡觶一升曰爵二升曰觥三升曰角四升曰散也

又曰魯祀周公於太廟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角爵若所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稱也加也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公罔之裘序

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蓋好禮

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

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禮堂上北面坐而飲之

三禮圖曰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傅翼音下方尾

漆亦雲氣平未遂竹平公煇所制李鴻也

又曰散受五升散受五升

左傳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則飲至舍爵策勳焉爵飲酒器也既

飲置爵則書勳勞

又曰號公請器王賜之爵玉爵也爵貴人名也

後趙書曰石虎于韜以琉璃爵螺杯勸客酒

吳志曰諸葛恪行酒至張昭昭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

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恪曰昔師尚父九十

秉旄杖鉞猶未告老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

在先何為不養老也昭為盡爵

古今注曰章帝章和年釀酒爵出河內泌水

典論曰劉表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

季雅

楚辭九歌曰授北斗兮酌桂漿斗為玉爵

班婕妤賦曰酌羽觴兮銷憂孟康曰羽觴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也







